

漢語學

漢語史學報

第十二輯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CSSCI) 來源集刊
《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 全文收錄集刊
中國人民大學《複印報刊資料》收錄集刊
萬方數據收錄集刊

漢語史學報

第十二輯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語史學報. 第12輯 /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

心編.—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444-4228-2

I. ①漢… II. ①浙… III. ①漢語史－叢刊

IV. ①H1-0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3)第015036號

責任編輯 朱宇清

封面設計 郭偉星

漢語史學報

第十二輯

主編 王雲路

出版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網 www.ewen.cc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號

郵 編 200031

經 銷 各地新华書店

印 刷 上海巔輝印刷廠

開 本 787×1092 1/16 印張 27.25 插頁 2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7-5444-4228-2/H·0215

定 價 59.00元

(如發現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目 錄

釋任釋鬼釋克	蔣禮鴻(1)
專門爲了做學問生在人間的一個“聖賢” ——我記憶中的太田辰夫博士	佐藤晴彦(3)

第二屆漢語歷史詞彙與語義演變學術研討會專欄

關於詞彙化的概念及相關問題

——從同義並列雙音詞的成詞性質說起	李宗江(12)
《朱子語類》若干口語詞源流考探	徐時儀(20)
“瀆泉”、“噴泉”考辨	張生漢(37)
石山寺本《大般若經音義》(中卷)與慧琳本之詞彙比較研究	梁曉虹(42)
構式語法化:試論漢語動趨結構的語法化	龍國富(55)
試談“類推”在語義演變中的地位	李 明 姜先周(69)
漢語詞彙史研究芻議	松江崇(80)
時體語法化研究的歷史脈絡	陳前瑞 孫朝奮(96)
“壞”義詞的語義演變	王麗玲 朱冠明(115)
《型世言》校讀札記	張文冠(123)

祝鴻熹先生八十壽辰慶祝會專欄

錢江學思錄(六則)

——爲慶賀祝鴻熹學長八秩壽辰而作	魯國堯(132)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的“只是”	祝鴻熹(142)
“甩”、“踩”的歷時來源 ——爲祝鴻熹師八十華誕而作	曾 良(144)
《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的古文化氤氳	葉 斌 付哲婷(155)
《參天台五臺山記》中的漢語詞彙探源	何華珍(163)

中古音分期新論	張渭毅(171)
《南曲九宮正始》所反映的南戲陰陽通叶現象辨析	武曄卿(202)
“VPNeg”式反復問句的來源	徐正考 黃 娜(213)
南北朝語氣詞系統	李小軍(221)

東漢佛經詞彙新質中的意譯詞

- 兼談漢譯佛經用語的性質 顧滿林 俞理明(237)
- “滴溜”詞義考索 張小平(244)
- 《齊民要術》注釋考辨三則 黃增壽(257)
- 中古史書校詁瑣記 真大成(262)
- 《宋書》詞語拾遺 周典富(271)
- 禪宗著作詞語拾詁 周學峰(277)
- “幼”、“少”、“小”的歷時演變研究 孫 凱(282)
- 敦煌疑偽經語料年代考察
- 以《佛說現報當受經》為例 邵天松(296)
- 浙大漢語史研究中心整理出版本校前輩學者論著述要
- 兼論學術界的相關研究及評介 陳東輝(304)

讀書札記

- “日昨”小議 蔣詩耘(312)
- 敦煌寫本《開蒙要訓》字詞箋釋一則 高天霞(314)
- 杜詩異文校讀一則 向學春(316)

研究生論壇

- 新出唐誌錄文校記 尚磊明(317)
- 《參天台五臺山記》“堀”字辨析 周 晟(322)
- 再議“肉薄” 陶 雙(324)

第二屆“漢語歷史詞彙與語義演變學術研討會”綜述 張 靜(329)

熱情洋溢贊貢獻,歡聲笑語慶華誕

- “祝鴻熹教授從教五十五周年暨八十華誕慶祝會”側記 朱惠仙 王國珍(333)

目錄,治學的金鑰匙

- 序張渭毅《1900年—2006年上半年國內中古漢語語音論著目錄》 魯國堯(336)
- 1900年—2006年上半年國內中古漢語語音論著目錄(訂補稿) 張渭毅等(341)
- 《清華語言學博士叢書》章程 (425)
- 本刊啟事 (2)
- 編者的話 (427)
- 《漢語史學報》稿例 (429)

釋任釋鬼釋克

蔣禮鴻

《說文》說干支字多詭誕不經，然意其所受有自，未容悉廢也。壬下曰：“象人裹妊之形。”此壬之確解，舟形父壬尊作，叔宿啟作，此非工巧字，亦非吳其昌說爲兵器之，實即身字，身者，《說文》曰：“躬也，从人厂聲。”心叔以爲非是，當象女有身之形，此說是也。身體本字當爲申，身字寶叔大零鐘作，通泉鐘作，叔向父啟作，舟形父壬尊、叔宿啟字即由此變，其迹可見也。篆文則愈整齊矣。吳君說爲兵器之壬，容或別有一字，鴻未能宣究，壬即混於兵器之壬，又混於物出地挺生之壬，身又假借爲身體字，亡其本義，則不得不有以別之，於是有壬旁加女字之妊，有從女辰聲之娠，有壬旁加人之任，有身旁加人之倂，任即倂之變形也，《廣雅》“孕、重、妊、娠、身、嬬，倂也”，《玉篇》“倂，妊身也”，知妊、娠、倂諸字皆同，壬與身爲初字，任與倂亦同原無可疑矣，契文從人從女有不別者，妊之爲任，固無足異者，《說文》訓倂爲神，段氏即已疑之，訓任爲保，未有能發其疑者，蓋古義之亡也久矣。

《說文》：“鬼，人所歸爲鬼，从人，象鬼頭，陰氣賊害，从厶。”案“人所歸爲鬼”者，以聲訓，然鬼頭不可象，從人與鬼頭不能會歸死之意，從厶，亦不能得陰氣賊害之義。蓋許君於鬼字本已不得說，且“人所歸爲鬼”，復不似《說文》文例，則說解容又爲後人竄亂矣。鴻讀章炳麟《小敦答問》謂“鬼夔一字，昔人以異物詭見，疑爲神所憑依”，而韙其說，請申之曰：鬼部魑訓“耗鬼”，是魑即鬼，而夔下則曰“神（小徐作即）魑也”，蓋當爲“神也，魑也”，是即詁義而可知鬼夔一字也。鬼字從厶無義，梁伯戈鬼方字作，契文作，，皆不從厶，孟鼎有、，毛公鼎有，吳大澂釋爲畏，引許書：“鬼頭而虎爪可畏也。”契文有、、、，羅振玉亦釋爲畏，諦彼諸文並不象虎爪，且鬼頭虎爪，究當何物，古人造字，宜不若是率。鴻謂畏即鬼，鬼怪物故可畏。《說文》若從君聲而讀若威，則鬼亦讀畏矣。鬼亦即夔，知者，《孔子世家》“木石之怪夔罔兩”。此孟鼎、毛公鼎諸文，正象鬼在木旁，形體則當以爲據，契文作，正同。前臆離析，契文遂成、之形，梁伯戈字亦當如是觀，非從支也，篆文鬼從厶者，蓋有在右之形，因變訛耳，今既見形體遷革之由，則鬼爲全體象形而非從人可斷矣。契文又有字，羅氏釋夔，鴻謂是也，變爲首，變爲，則夔也，然實與古同，小有繁簡耳，得此而夔鬼一字愈明矣。鬼部又有魑，訓“老精物”，《論衡》謂“鬼者老物之精也”，二義相同，又聲同脂類，蓋亦一字異文。則鬼非鬼神又明矣，以爲鬼神者，則假借也，後出之魄乃其正字耳。

《說文》克部，“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古文克，亦古文克”，之形不可見肩之義，故俞樾以爲篆形小誤，下當作，象人肩之上，與高同義（《兒笈錄》）。王棻則謂下體乃古文及字（《六書古訓》，未刊）。然均無解於古文下體，又與“屋下刻木”之說不相會，竊謂克者，

刻之古文，𠂔與高同義。《說文》高訓“小堂”，所謂屋也，篆古之下體𠂔、𠂔，即其刻木之形，古文𠂔，則上象懷題，下象刻形，畫字古文作𠂔作𠂔，刻畫一義也。魏石經古文作𠂔，從刀（利古文𠂔），所以刻之具也，《淮南·兵略訓》：“剋國不及其民。”《呂氏春秋》作克，是剋爲克之後起字，字復從刀，亦見刻鏤之義，《釋名》“克刻也，刻物有定處，人所克念有常心”，是又刻物之說也。建首類蒙之說，徐鍇、蔣和、段玉裁發之，許君《自敘》之言建首也，亦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繫聯”。段氏曰：“凡部之先後，以形之相近爲次，凡每部中字之後先，以義之相引爲次。”取徵於近，則自未至白凡七部，其間繫聯皆有義，不僅以形。克爲刻木，而次之以𠂔部，云：“刻木𠂔𠂔也。”是亦義之相引矣。克而訓肩訓能訓勝者，特其假借之義耳。云“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者，“肩也”當作“刻也”。以今字釋古字，猶自部言“鼻也，象鼻形”也，力部，“勑，尤勑也，肩能勝”諸訓皆當屬此，經典借克爲之，後人不得其本字，以爲此諸訓無所歸，而《爾雅》有“肩，克也”之訓，因援以改鄔，不顧其與下文不相屬耳。王筠議於“肩也”上增“刻也一曰”四字，庶乎近之，然猶未的也，然則不附刀部刻下何也？則自別造從刀亥聲之刻，而克之本義湮，李斯輩遂列之小篆，則鄔不得又云古文，故別立一部，以藉體還魂，即今之小篆，而寓之以古義，因以明假借變例之不得已也。連與輦本一字，而分列兩部。段氏說曰：“連古文輦，而人之辵部者。小篆連與輦殊用。”克猶是已。《釋名》訓釋間同鄔君，如“日實也月闕也”之類。克字訓刻，疑亦有所本也。羅振玉據甲契作𠂔，謂本當訓勝，象人戴輦形，輦金文作𠂔，殊亦未有確證，唯善夫克鼎作𠂔，與契文並大異《說文》，其故不詳。貞卜銘器之文，多與《說文》異，或者彼文非《說文》之克也，既不可通，無容強說，闕疑之以俟知者可耳。

或曰：《玉篇》有剋字，云“刻古文”。段氏補入許書。何如？曰：段氏謬耳，《玉篇》雖宗許書，而古籀或體大有逕庭，其所有不必《說文》亦有也。即以刀部言，如割之古文劊，削之古文剛，制之古文制，皆許書所無，惟制或可云𠂔之形訛，若劊與剛，段氏亦將據補乎？斯不然矣。

原載《之江中國文學會集刊》1940年4月第五期

本刊啟事

本刊自第13輯起，投稿電子郵箱改爲 hysxb@zju.edu.cn，電子郵箱 hyshi@zju.edu.cn 不再接受投稿。稿件只需電子版（.doc 或 .pdf 格式），無需郵寄紙本。稿件務必參照本刊稿例排版，仔細檢核例證。

《漢語史學報》編輯部

專門爲了做學問生在人間的一個“聖賢”

——我記憶中的太田辰夫博士

佐藤晴彦

○ 前 言

今天能够在這裏介紹神戶市外國語大學的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尤其是介紹太田辰夫博士的近代漢語研究，我感到很榮幸。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的領導給了我這麼難得的機會，真是非常感謝！

在近代漢語研究領域裏，神戶外大中文系也許可以說是近代漢語研究的重鎮之一，如果可以這樣認爲的話，那麼得到這個名譽的所有一切都歸功於太田辰夫博士的研究活動。他所著的《中國語歷史文法》和《漢語史通考》都被認爲是研究近代漢語的重要參考書，也都有中譯本。特別是《中國語歷史文法》出版後，得到各方面的重視，原本出版後雖然已經過了半個世紀，但是很多至今仍然圍繞太田先生的學說進行討論，這充分說明它在近代漢語研究領域裏具有舉足輕重的價值。

所以說談到神戶外大的近代漢語研究的成果，就離不開太田辰夫先生的貢獻，也可以說提起神戶外大的近代漢語研究成果首先就要提到太田辰夫先生的成果，甚至可以說只談到他的功勞也就夠了。因此，下面我就太田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以介紹。

一 太田辰夫先生研究的出發點

1. 《兒女英雄傳》、《紅樓夢》

據我了解，太田先生的研究的基礎始發於《紅樓夢》、《兒女英雄傳》和《祖堂集》。太田先生最喜歡的是北京話，《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是發現《小額》之前最具有代表性的北京話語料，他自己這麼寫過：“我個人作爲研究對象首先從清代的作品着手，耽讀了《紅樓夢》和《兒女英雄傳》。”（《中國語文論集》序文）

他年輕的時候已經有這樣的想法，就是說以北京話爲中心，慢慢追溯到元明清或唐宋時期。有一次，他在商務印書館出的《出版周刊》這個小冊子上看到黎錦熙先生的《怎樣研究國語》這篇文章。黎氏說：“國語是北平話，從現代北平話慢慢追溯到《兒女英雄傳》、《紅樓夢》，再追溯到《元曲選》。”看到這段敘述，太田先生更有了信心，因爲黎錦熙先生主張的方法和太

田先生的構思非常吻合。所以他信心百倍地踏上了研究北京話的道路，可是研究現代北京話到底有哪些資料、作品，當時他搞不清楚。經過摸索之後，他終於找到了老舍的作品和評書。

2.《祖堂集》

太田先生年輕的時候，有一天偶然在佛學者宇井伯壽的著作裏知道了《祖堂集》這本書的存在，同時看到《祖堂集》的引用文章，感覺好像沒有後代人的修改，他看出這本書可以作唐五代語言研究的寶貴資料，就開始拼命找這本書。

他首先去了著名的中國書的專賣書店，問老闆說：“有沒有《祖堂集》這本書？”老闆說：“什麼《祖堂集》？沒有那樣的書，你是不是錯了？”太田先生問：“怎麼錯了？”老闆回答說：“沒有《祖堂集》，要是《祖英集》的話，那倒有。”就這樣太田先生知道《祖堂集》這本書的時候，連一輩子專賣中國書的老闆也沒聽說過。從此他就東找西找《祖堂集》，腦子裏時刻也離不開《祖堂集》，最後發現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裏有，他跑去借來，開始了《祖堂集》的語言研究。

一提起《祖堂集》這個名字，我就想起某一年夏天發生的至今難忘的一件小事。記得那年夏天天氣非常熱，真稱得上是“酷暑”。一天，我有事到太田先生府上去找他，一按門鈴，就聽裏邊有人說：“欸，來啦！”打開門是太田先生本人，但他的樣子讓我大喫一驚，當時愣在那兒了。因為太田先生他只穿着褲衩，手裏拿着一個信封，嘟嘟囔囔地說：“沒有，確實放在這信封裏，可是沒有。”聽到這句話，我覺得莫名其妙，心裏想：“他老人家到底怎麼了？難道瘋了嗎？”

通過和他的談話，我慢慢地了解到一些情況，原來事情是這樣的：那時他正在編《祖堂集》的俗字譜，爲了編好可靠的俗字譜，把兩本《祖堂集》影印本拆開來。爲什麼拆開兩本？因爲書是正面和背面兩面印刷的，那麼想利用正面的字，背面需要的字也被剪掉，要用背面的字的話，需要利用背面的書，所以需要兩本。

用剪刀一個字一個字地剪下來，剪下的字因爲太小，一不小心，就會丟失，所以他一個字一個字地放在信封裏，以避免丟失。據說他剪下了一個“踢”意思的“蹴”字，放在“蹴”字的信封裏，可是當他要想用它的時候，“蹴”字的信封裏却找不到一個“蹴”字，怎麼找也找不到，所以他發慌了。

把兩本書拆開來，然後用剪刀一個字一個字地剪下，當然每個字都很小。那是酷暑的白天，靜坐着什麼也不幹都冒汗的大熱天，想用電扇、空調吧，可是一開就怕吹來的風很容易吹掉那些小小的紙片，他老人家只好不用空調，也不用電扇，脫掉襯衫、汗衫，赤裸裸的只剩下一條褲衩來幹這項工作。

過了一會兒，他自言自語地說了一句：“没法子，我只好從頭再看一遍‘蹴’字吧。”

後來《〈祖堂集〉俗字譜》出版了，我馬上看了一下“蹴”字，確實在那俗字譜裏發現了“蹴”字。這就是太田先生，這就是太田先生治學的作風，一絲不苟、孜孜不倦，一著手就要幹到底，絕對沒有鬆懈的地方。

二 《中國語歷史文法》

太田先生的《中國語歷史文法》在研究近代漢語方面所起的作用何等之大，不用細說，因爲是大家都知道的。那麼太田先生爲什麼有那麼宏大的構思呢？我認爲這和他的學習經歷有關。

1. 高中時期

他念過書的高中有加藤虎之亮、上野賢知、內田泉之助這些著名的漢學家教古代漢語。因此他老人家在日語所說的“漢文訓讀”方面有着很扎實的基礎。

到了二年級的時候，他在《支那歷史教本》上學到“美人某”，並知道“美人”不是“漂亮的女人”的意思，而是“美國人”的意思。他大喫一驚，這一事實對太田先生的觸動很大。可以說從這個時候起，他開始對現代漢語產生了興趣。

太田先生學現代漢語的時候，有這麼個經驗。老師告訴學生說：“日語的‘nani’、英語的‘what’，現代漢語說‘什麼’。”一般來說，聽了這種解釋也不覺得奇怪，“噢，日語的‘nani’漢語說‘什麼’，那就這麼記下就是了。”可是太田先生跟一般人不同，聽到這個解釋，太田先生覺得很奇怪，他想：“學習古代漢語的時候，‘日語的‘nani’、英語的‘what’說是‘何’，爲什麼這麼不一樣，爲什麼從‘何’變成‘什麼’了呢？”這就是太田先生的疑問，我認爲他的這個疑問的延長，追求自己朴素的疑問的答案的結果就是他那本著名的《中國語歷史文法》。

2. 《通俗編》

還有一個綫索，那就是《通俗編》。太田先生年輕的時候經常用《通俗編》，邊用邊想，“要把它擴大，編一本寫進每個詞彙的上限的詞典。比如：‘今天’或‘父親’是什麼時候開始使用的？還有‘走’這個詞古代是‘跑’的意思，那麼什麼時候不再是‘跑’，而變成了‘走’呢？”要想解決這些疑問，就應該研究漢語的歷史演變了。我認爲這種想法也有可能是他寫《中國語歷史文法》的起因。

以上說的是太田辰夫先生的學問基礎。

下面我想談談日常生活中的太田先生，因爲要想知道他的學問如何，看看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了。可是他的爲人、他在日常生活當中如何看待學問，那就只有像我這樣直接接觸過他的人，才能說一些具体的事兒。

三 太田辰夫先生的爲人及一些回憶

1. 我對太田先生的第一印象

我和太田先生的接觸是從我升到大二的時候開始的。其實啊，我對太田先生的第一個印象並不好，不，乾脆地說吧，很不好。我第一次見到太田先生的時候，他戴着度數挺深的眼鏡，表面上看很溫和的感覺，可是眼光挺尖銳。課一開始，他就多次說：“這個很難呀！”“我不懂啊，怎麼辦？”“很爲難呀！”這些沒自信的話出現得很頻繁，廢話連篇。我聽到這些話，心想：“你要是不懂的話，爲什麼不好好兒備課呢？你好好兒備課不就好了嗎？”可是過了一年、兩年，和太田先生接觸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感到他的知識的淵博，越感到他的偉大。慢慢了解到：他之所以說“這個很難呀！”“我不懂啊，怎麼辦？”“很爲難呀！”之類的話，是因爲他研究得很深，知道的事情很多，才會說出這些話來。

2. 讀《歐陽海之歌》

我上大三的時候，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當時中國文壇上有位叫做郭沫若的先生很有勢力，他把金敬邁寫的《歐陽海之歌》贊賞了一番，那本小說賣得更好，成了暢銷書。太田先生也對這本小說感興趣，連續三年選作教材來講。可是依我看，太田先生並不是因爲《歐陽海之歌》成了暢銷書了才把它選作教材，而是因爲作者金敬邁是個南京人，可以把這本書當作南京官話的資料來利用才選的。

那時我熱衷於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常常把廣播電臺播送的新聞或朗讀錄下來，然後邊放錄音，邊把它記下來。有一次，出於偶然，把“長篇小說聯播節目”也錄下來了，恰巧播送的是《歐陽海之歌》。我錄了兩三次廣播以後，一邊看書，一邊聽錄音，聽來聽去，發覺有一個傾向，就是播音員不是把原文原封不動地搬過來念，而是把原文大大修改之後念。特別引人注目的就是“希望”的“望”字都改爲“看”字來念。比如小說中寫的是“向兩邊兒望”而播音員說的時候就讀作“向兩邊兒看”。我覺得很奇怪，心想：“普通話裏‘看’和‘望’不一樣。爲什麼作者用了這麼多‘望’呢？‘望’字莫不是方言？”

第二天上課時，我向太田先生提問：“老師，這個地方的‘望’字是不是方言？”太田先生和平常一樣一邊說“很難啊！”“不懂啊！”這類話一邊上課，可是一聽我這突如其來的提問，一下子愣住了，半晌說不出話來。稍後，他說：“好，我再調查調查、考慮考慮。”

過了一個星期，開始上課後，他馬上就提到“望”字問題，說：“我查了一些資料，知道這個‘望’字的確是方言。這是佐藤同學告訴我的。”我一聽這句話，反倒感到很驚訝，真沒想到我的那一句話能讓他這麼認真地去調查，但是同時他這認真的態度讓我很感動，心想：“這位先生真行，不撒謊，一點敷衍的意思也沒有，真的是一位學者。”那《歐陽海之歌》裏的“望”字實在太多了。從那以後，每逢出來“望”字，太田先生就停一停，先一笑，然後說：“這‘望’字是方言呀，是佐藤同學告訴我的。這是方言呀。”

就這樣太田先生上課的時候，這句話說過好幾次。我猜想太田先生他每次上課都準備

得好好的，所以從哪個方面提問題，他都可以回答。可是只有這個“望”字是方言這一點，他竟沒發覺，却被一個沒學幾年漢語的學生指出來，這對他來說觸動可能很大啊！

其實呀，很明顯，太田先生把“望”字認定爲方言和我這個學生把“望”字說成是方言，這兩者的含意迥然不同。太田先生是調查了很多資料尤其是方言資料，才把“望”字認定爲方言的，而我呢，只凭着直覺“是這麼想”而已，這中間有天壤之別。

可是很遺憾的是，太田先生誤認爲：“佐藤這小伙子真厲害，連我也沒意識到的事，他倒感覺出來了。以後要小心。”當然這不是太田先生的話，而是我猜想的他心裏的話。誰想這個誤解，後來給我帶來了麻煩。

3. 考研究院

在這個“‘望’字爲方言事件”之後不久，我報考了神戶外大的研究生，因爲當時神戶外大的研究生的考題一共只有四道，而且各位老師的專業我們都知道，所以哪道題是哪位老師出的，一看就明白。那時太田先生的題是這樣的：下面引用的是老舍作品裏的一段話，請指出這篇文章中哪些是北京話，哪些是上海話呢？這個題目不是太難了嗎？難死了！誰能回答得了啊！”可是我知道說了這些冤枉話也沒用，只好交了白卷。

考完了筆試之後，就是口試。口試的時候，太田先生微笑着說：“佐藤同學啊，你的漢語並不怎麼樣啊。你對漢語的知識遠不如我想象的那麼多啊。”

4. 隨時思索着什麼

有一次，我坐在哥哥的車上經過神戶的街道，偶然經過太田先生家附近。馬路上有個紅綠燈，不湊巧開了紅燈，車停在十字路口。正在這個時候，我的面前有一位老人走過去，我仔細一看，正是太田先生。實在太巧了，我偶然經過太田先生家附近，誰想碰到太田先生，心想：“哎呀，真沒想到在這兒看見太田先生！真是‘無巧不成書’，這真是緣分哪！”看樣子，他老人家似乎買東西回來，左手拿着超市的塑料袋，右手呢，伸出食指描畫着什麼，看來是寫漢字的樣子。這個畫面就像電影一個情景一樣後來也常常浮現在我的腦海裏。看到這個情景我很感慨：“哎呀，太田先生連走路也在思考問題！哎呀，這人真是！”同時也很擔心：“萬一車從右邊拐過來怎麼辦？”我真是替他捏了把汗。

5. 導師

我是1982年去神戶外大任教的。去神戶外大任教不久，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出版了他們珍藏的《三遂平妖傳》，即二十回本的所謂“舊本”的影印本。正是那個時候，我恰巧從太田先生那兒借來了《天許齋批點北宋三遂平妖傳》（就是四十回本的所謂“新本”）的縮微照片。我把它全部複印以後，無意識地把新本和舊本相核對。這時我凭着自己的直覺，感到：“唉，這新舊兩本的語言是不是有點不同啊？”當然那時不是一下子明白是什麼地方不同，只不過是“直覺”而已。爲解決自己的疑問，我打算把這兩本認真對比。因此我把舊本和新本不同

的地方都記在複印的新本《平妖傳》上。

通過這個工作，我慢慢兒發現一個傾向，這就是：同一個意思的詞在新舊兩本裏用的詞彙不一樣。比如說“難道”吧，舊本用的是“終不成”，而新本（當然這裏說的“新本”指的是新本中馮夢龍的修改部分）用的則是“難道”，這是怎麼回事呀？新舊兩本用的詞彙不同，這原因到底是什麼呢？利用新舊詞彙的不同這一現象能不能運用到解決別的問題？就這樣一連串的疑問浮現在我的腦海裏。

那時，我就聯想起《三言》的問題。對《三言》的每一卷到底是什麼時候成立的這個問題，當時有很多學者發表個人的見解，可是他們提出的根據、證據基本上不讓我滿意，未免覺得彆扭。當時我想：“馮夢龍對舊《平妖傳》進行修改而成的新《平妖傳》和對原來的話本進行修改而成的《三言》，其成書的道理是一樣的。那麼利用新舊《平妖傳》的對比得出來的這個現象是不是可以解決《三言》每一卷的成立時期問題？這種方法是不是比以前那些憑年號呀、官位職稱呀這些方法來判斷成立時期要更為可靠，更有說服力得多？”可是我還是沒有十分的把握。

有一天，我戰戰兢兢地把我的這種想法告訴了太田先生。聽了我的話，太田先生沉吟了半晌，說：“對，你的想法沒錯！”那時我高興的呀，幾乎跳起來了！同時想：“對呀，所謂‘導師’所起的作用應該這樣。研究生或者經驗不足的年輕學者在研究的道路上感到困難的時候，走到歧路不知究竟選哪一條路才對的時候，或者猶豫不決、不敢前進的時候，給他們明確地指引該走的路，這才是‘導師’的使命所在。”要是當時沒有太田先生的這句話，太田先生沒有推我的後背讓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前進的話，我的《三言》研究也不會有的。太田先生的這一句話無疑是決定了我後來的研究道路。我怎樣地感謝太田先生也是感謝不了的。

四 太田辰夫先生“語錄”

我在神戶外大念完碩士之後，去大阪市立大學念博士，但是有機會就去他家做客，經常和他接觸。雖然他說的話，都是跟學問有關的，別的話基本上不說，連聊天兒也說有關學問的話，不過一點兒也沒有拘束的感覺，因為他的話很有趣，很有風度，一點也不覺無聊、沒意思，而是越聽越想聽。尤其是他嘴裏說出來的話很發人深省，一句一句意味深長，一針見血。所以我在此凭着我的記憶，說說太田先生“語錄”吧。

1. “漢文訓讀”

上面說過太田先生有很高的古代漢語修養，因而對日語所說的“漢文訓讀”所下的功夫也很大，所以對“漢文訓讀”的缺點也理解得很深。關於“漢文訓讀”，他說過這樣的話：

(1) “漢文訓讀”正好比拄着拐棍翻跟斗一樣，旁邊看着也忐忑不安。

(2) 日本有句俗語，叫做“沒說着，也說得差不離兒”，意思是說，你說的雖然沒說到點子上，不是說得完全對，可是說得八九不離十、差不太大了。太田先生把這句俗語反過來用，說：“漢文訓讀呀，是‘說得差一點兒，可就是沒說着’。”我很欣賞這句話，真是一句“一針見血”的警句呀。

2. 角川書店的《中國語大辭典》(中國叫《現代漢日辭海》)

日本角川書店出版的《中國語大辭典》是目前在日本出版的漢日詞典裏規模最大的一本。這本詞典後來北大從角川書店買到版權,以《現代漢日辭海》這個名稱來出版,所以也許大家對這個名稱比較熟悉。詞典上下兩冊,共有 4200 頁,是個大部頭的詞典。出版後不久,太田先生隨便翻看,忽然說:“哎呀,剛才有一個我不知道的詞彙,壞了,我應該記筆記,太遺憾了。”這句話又讓我大喫一驚,心想:“部頭超過 4200 頁的大詞典嘛,裏邊會有自己不知道的詞彙也是應該的吧?”可是太田先生的心裏好像沒有這樣的想法。從他這一句話裏,我們可以想象到:他認為即使有 4200 頁的詞典,裏邊收的詞彙他也應該全都知道。

3. 反骨

1967 年日本的中國學界有位先生公開發表了他發現的晚清社會小說《小額》,因爲這本書是用北京話寫的,而且跟《兒女英雄傳》和《紅樓夢》這些大家都熟悉的北京話資料相比,北京話的味道更濃,所以太田先生頗欣賞《小額》,對《小額》特別感興趣,馬上給它作注解、編詞彙索引,就在他的研究課上把它當作教材來讀。那時,我正念碩士,想太田先生那麼欣賞的話,肯定是個有趣的作品,也就上了研究課。

有一天,《小額》裏出來了“反骨”這樣的詞。那時,太田先生解釋說:“後腦勺的中央稍微靠下邊的地方有個叫做‘反骨’的骨頭。據說這‘反骨’大的人要造反。”他邊說邊摸一摸自己的後腦勺,流露出一副正經的神色,自言自語地說:“可是我的後腦勺沒有這個‘反骨’呀!”我聽了他老人家的話,不禁一笑,心想:“像您這麼老實巴交的人怎麼會有‘反骨’呢?”

4. 看書、劃紅綫

有一次,我跟太田先生聊天兒的時候,我無意中說了一句:“最近很忙,忙得不可開交。”太田先生聽了,用很和氣的語氣說:“你再忙也有時間看書劃紅綫。”我覺得對,這句話真對。你要真的想研究啊,怎麼也能勻出工夫來,“沒時間”只不過是借口而已。後來這句話成了我的座右銘。

5. 明信片

據說太田先生年輕的時候得過肺結核症,爲治病他吃了一種藥,這種藥的副作用比較厲害,因而導致太田先生聽力受到影響,需要用助聽器。因此太田先生不喜歡打電話,有事就寫明信片。所以他的書桌上堆着蓋好了地址圖章的一大堆明信片,有事就寫明信片寄給相關的人。我也經常收到很多來自太田先生的明信片。多的時候一天收到三張。由於一天連收三張,所以我覺得那些明信片不是“寄過來”,而簡直是“飛過來”的一樣。明信片的最後,他經常寫着:“這個我不是等着用,不用着急。”我一看這句話,立刻就準備他所需要的書,或別的資料。因爲我知道他老人家正是要“等着用”,所以才寫“這個我不是等着用,不用着急”。

6. 唐代的研究

有一次，我跟太田先生聊天兒的時候，話裏說到唐代的語言，太田先生說：“我對唐代的語言比較有把握，因為我把《全唐詩》都看完了。”我聽了這句話覺得很驚訝。我的“驚訝”有兩個意思。一個是一般情況下“很難呀！”“我不懂啊！”算是太田先生的“口頭禪”，從來不輕易說“我有把握”這類話。我的記憶裏好像第一次聽到太田先生親口說“我有把握”這類話，所以使我“驚訝”。我的另一層意思，就是因為當時想起小川環樹先生的話的緣故。

小川環樹先生是曾在京都大學任教的著名漢學家，也是日本得過諾貝爾獎的湯川秀樹先生的弟弟。小川環樹先生在中國文學方面、中國語言方面都做過研究，也是成就很出色的漢學家。他的著作中《唐詩概說》很有名，因為這本書把唐詩的基本規律都深入淺出地做了解釋，很容易懂，所以在日本是一本很有影響的關於唐詩的專著，小川先生完全算得上是唐詩研究的專家。可是小川先生在他的另一本書的序文中說過這麼一句：“《全唐詩》所收集的詩我還沒讀完。”連唐詩的專家也沒全讀完《全唐詩》，可是太田先生全讀完了，僅就這一點也值得讓人佩服。

其實，他不僅是《全唐詩》，還有《敦煌變文集》和《祖堂集》都有筆記本。

有一次他給我看了他的筆記本，那筆記本上面橫着寫三本書的名字，豎着寫單詞，中間密密麻麻地寫着數字。他一邊給我看那個筆記本，一邊解釋說：“這上面的數字是豎着寫的每個單詞在我的卡片裏有幾張的意思。”我看到這個筆記本，震驚得一時說不出話來，木在那兒。聽他又接着說：“其實呢，這個筆記本是第三本呢，前兩本都丟了。可是丟了就丟了吧，再寫一遍就是了。”我只看到這個筆記本，感到震驚，甚至可以說感到恐怖才對，心裏很害怕，心想：“我怎麼能做到這個地步呢？譬如說通讀一遍《祖堂集》吧，也很費事，也很費時間哪。《敦煌變文集》也是如此，《全唐詩》又是如此。他老人家不但讀了這些資料，而且還把重要的詞彙都寫在卡片上，然後在筆記本上記錄下來，這本身得下多少功夫啊。他還說‘筆記本丟了就丟了，再寫一遍就是了’。”聽到這話，我深深感到：我一輩子再努力，也模倣不了這位先生。當時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

總之，我心目中的太田辰夫先生的印象，用一句話概括起來就是：專門為了做學問生在人間的一個“聖賢”！

五 逝 世

我記憶中的太田先生，我所記得的太田先生，我所接觸過的太田先生比我剛才敘述的還要多得多。可是人總是要死的，太田先生也不能例外。

1999年1月31日太田辰夫先生停止了呼吸，那再聰明不過的腦子也停止了活動。作為他的學生，我多麼希望能繼承他的衣鉢，可是很遺憾每個人的能力不同，未能做到太田先生那樣，我實在是慚愧！說了這些，只希望中國的同行能夠感受太田先生對中文的熱愛、對學問的執著，希望年輕的學者們能夠超越他，把研究做得更扎實，做得更好。

佔去了上午寶貴的時間，實在不好意思！我的報告到此結束。

附記：這是 2011 年 11 月 7 日在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作的報告。原題爲“神戶外大的近代漢語研究概況——主要說說太田辰夫博士的研究”。

通訊地址：日本長岡京市花山 3-48-7 神戶市外國語大學

郵編：617-0842

Email: qqf62279k@ray.ocn.ne.jp

關於詞彙化的概念及相關問題^{*}

——從同義並列雙音詞的成詞性質說起

李宗江

內容提要 一個詞彙單位就來源來說，可能是歷時的，來自句法結構的詞彙化；也可能是共時的，來自構詞法，但如上兩種來源的詞彙單位都可能進一步發生語音、語義的變化，這種變化應該叫“詞化”，以與“詞彙化”的概念區別開來。區分詞彙單位來源的共時和歷時，以及區分詞彙化和詞化等概念，對於說明不同的語言現象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詞彙化 構詞法 詞化

○ 引 言

近年來，詞彙化的研究逐漸成為熱門。但在研究中，對詞彙化的概念和某些相關問題頗多糾結，意見很不一致。我們希望對這些問題進行檢討，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們以為當代詞彙化和語法化理論的大前提就是認為語言的句法結構、詞彙成分系統和語法成分系統三者之間不是完全獨立的，而是存在演變關係，句法結構可能演變為詞彙成分，這是詞彙化問題；句法結構和詞彙成分也可能演變為語法成分，這是語法化問題；並認為這種演變基本是單向的，但不排除存在相反的情形。如果如上的理解是對的，那麼有幾個相關的概念，需要做出明確的區分，包括：詞彙成分(lexical items)和語法成分(grammatical items)，詞彙和詞，結構性詞彙成分和非結構性詞彙成分。詞彙成分屬於詞彙系統，只指具有實在意義的詞語，不包括只起語法作用的虛詞語；而語法成分只屬於語法系統，指沒有實在意義，只起語法作用的虛詞語。在漢語裏，傳統上“詞彙”有時只指實義詞語的集合，有時也指包括虛詞在內的所有詞語的集合。但在如上所說的理論前提下，詞彙只能是指實義的詞彙成分構成的系統，不包括虛詞在內。關於漢語中“詞”這個概念，界定起來也相當麻煩，呂叔湘(1979)從將詞和短語區別的角度來看一個語素組合，指出了涉及二者區分的五個因素，包括：第一，這個語素組合能不能單用，這個組合的成分能不能單用；第二，這個組合能不能拆開；第三，這個組合的成分能不能擴展；第四，這個組合的意義是不是等於它的成分意義的總和；第五，這個組合包括多少個語素，也就是它有多長。顯然按照呂先生的說法，詞就是指作為短語和語素之間的一級語法單位，它包括實詞和虛詞在內。一種語言中典型的詞，有著語義和語音上的講究，就

^{*} 此文曾以《詞彙化與詞化》為題，在第二屆漢語歷史詞彙與語義演變學術研討會(浙江大學)上宣讀，得到孫朝奮、吳福祥、方一新、龍國富和朱冠明等諸位學者的幫助；曾先後在河南大學、上海師範大學作同題演講，聽課師生也多有指疵；同時就文中的某些問題也請教過董秀芳博士。在此一併致謝。